

地方党史資料

名 称:

类 別:

作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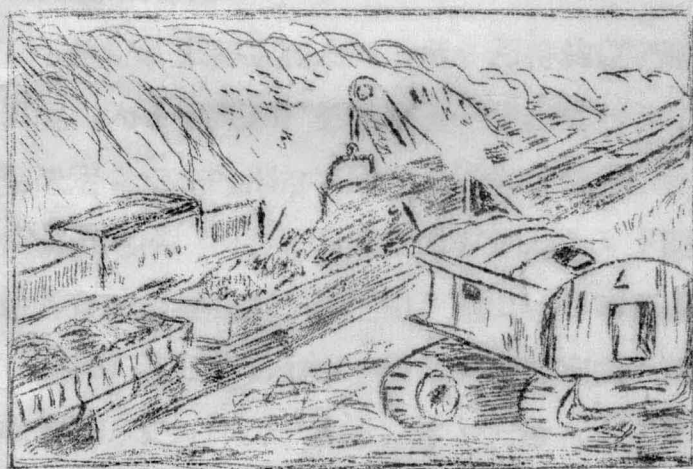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25252525252525252525

大青海里的战斗
(撫順露天礦礦史)

(撫順露天礦礦史)

上 册



寫 在 前 面

各位領導同志：

我們從五八年十二月中旬開始籌劃編寫我礦礦史，並在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大力幫助下，迄今（五九年七月）已將接近完稿。

在正正將近七個月的時間里，我們遵照黨委指示，和上級的要求，發動與組織了群眾，並從多方面蒐集和正理了我礦工人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所涌現出的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蹟，這使我礦礦史的內容基本作到了尽可能的完滿和多樣化。並且作到了在內容編寫上，都是以文藝筆法構成。這樣，也就作到了比較形象和具體反映出了我礦工人在各個歷史時間的英雄事蹟來。

這部礦史將遵照上級指示，即將由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為了使我礦礦史求得進一步真實和具體，為此，經黨委決定：先在內部打字印發，以利征求各級領導的意見，好作最後定稿。現將正個礦史內容分為上、下兩冊打字印發，希各有關領導在工作百忙中，抽出時間審閱提意為要。

我礦礦史共分七部，因沒有全部定稿，所以暫將經出版社定稿的先打印出一上冊。這本上冊，其中包括第一、二、三部份的稿子，並已由出版社定下來了。（第一部份的全部；第二部份只少“平頂山慘案”因還沒寫出；第三部份現定稿六篇“背囊”、“我們不能給他好好干”、“木貓打耗子”、“暗中的鬥爭”、“大員被困”、“少年的一天”，其餘尚未經出版社閱定，以待下冊印發。

這些史料，絕大部份，是老工人的親身經歷的事實，由

我們訪問或他們口述正理出來的。在正理和編写过程中，我們尽量作到了保持口述人的樸素語言，并注意了每一个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因果的关系，力求完全真實。

但是，由於我們对矿山的歷史，特别是我們这座被旧軍閥、帝国主义、偽滿、国民党及反动派統治几十年的矿坑历史了解的不深，又缺乏足夠的文字資料，所以錯誤之处恐難避免，希各位領導从多方面提出指示意見。（如某一事件的写法、提法及文中涉及到的人物等等）我們將把这些意見归納到一起，进一步改寫和修正。使我矿矿史能在今年國慶節前夕如期出版，早日与全国广大讀者見面。

露 大矿史編輯組

59年7月10日

目 录

第 一 部

一条黑龙	范垂维	(1)
神盗宝	范垂维	(5)
寇入侵	范垂维	(14)

第 二 部

屈的人们	庞庆尧	(19)
顶山惨案	潘兆坤	()
截赤盘	选煤工人刘承俊 凡 夫 整理	(25)
们胜利了	养老院工人王伍云口述 徐 忠 顺 整 理	(31)
下 水	剥离段养路工人蔡俊生口述 金 凤 祥 整 理	(36)
场间敲干阴间活	深部坑采煤工人张九希口述 朱 喜 元 整 理	(40)
弄鬼子	朱喜元	(46)
当	剥离段工人党振杰口述 庞 庆 尧 整 理	(49)
君庙的今昔	采煤段材料员赵灿璋 晓 尧 整 理	(62)
拚	剥离段养路工人党振杰口述 朱 喜 元 整 理	(65)
饭 房	王玉凤	(69)
会弄鬼子	庞庆尧	(74)
恨	徐忠顺	(80)
十晚上	党委干事高振华 晓 尧 整 理	(85)
罗 殿	党委干事高振华 朱 喜 元 整 理	(90)

憤怒的火焰·····	剝離段工人	董喜范口述 劉惠整理	(84)
杀鷄取卵·····		龐庆尧	(88)
高二虎割電綫·····		徐忠順	(102)
最后的掙扎·····	深部坑工人	王集福沈长发郭清有口述 鄭守華整理	(108)

第 三 部

暗中的斗争·····	保卫科	崔学志口述 王玉鳳整理	(120)
消 煤·····		朱喜元	(124)
大員被困·····		王玉鳳	(128)
我們不能給他好好干·····	选运段工人	陈宝珠口述 徐忠順整理	(133)
木猫打耗子·····		王玉鳳、龐庆尧	(136)
少年的一天·····	采煤段检修工人	刘树山	(140)

一 条 黑 龙

范 垂 維

在沈阳东九十华里的地方，就是世界聞名的煤都——扶順。在煤都扶順的西南部，約二公里处，有个举世馳名的煤矿——露天矿。

这露天矿的方园寬广，东起东岗；西至古城河；南起千台山脚；北至石油一厂。它的形状，象一条巨大的絲瓜嵌在地下，它的面积現在已有七百万平方米。矿坑里有多种近代化的先进生产設備：有巨大的攪揚机；电气化运输；有数十个大电鏟（掘土机）；还有穿孔机、移路机、軌道机……等等。正个矿坑內，佈滿了电力网。每当人們走到坑南帮的高处向着坑^北瞭望时，就会看到大坑內由下向上的北帮，有数道巨大的台阶，但那不是什么台阶，那是一层一层运输道，再向东西南北看去，这巨大的露天矿坑，确向一片大海洋。特别是，每当清晨太阳刚刚冒紅时，那巨大地^北露天煤海，弥漫了一层薄薄^北的白烟，真象蒙上了一层白紗一般，显得那么雄伟辽阔。

这巨大的露天煤海里，一秒一分也不停歇，时刻在沸腾，晝夜在叫号。它的主人——两万来名矿工們，不辞辛苦的晝夜輪班奔忙在它的每一个角落，向烏金开战，向油母頁岩开战。那巨大隆隆的爆破炮声，时时响在矿坑內各个地方，震得地动山搖；那巨大的长脖机器（电鏟）一个一个永不停閒地挖着、啃着碧綠的岩石；那高高地穿孔机，一个个盘踞在矿坑各道盘上，不停的“哇咣”，“哇咣”的一个勁的穿呀穿，穿得地心冒出灰白色粉沫；那一系列一列的滿載

頁岩和煤炭的电机車，在大坑里每一道盤的運輸道上，象一条条黑色的巨龙在徘徊，把成千上万吨的油母頁岩运到石油一、二厂去提制各种工业用油；露天矿所出产的亮晶晶地大、中、小块煤炭，运往全国各个角落的工业、交通障地，和省市、乡村民用，去发挥它巨大的热力。这富饒的矿產，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的烏金墨玉的宝盆。

可是，提起它的孕育壮大的开端和经历，确不知经过多少灾难而构成一些古老的傳說：

原来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煤都扶順确不叫扶順，而叫“鎖阳城”这是在明朝傳开的。后来，轉为清朝，在那个时后，人們就发现这块土地上有露头煤。当时人們并不知什么叫煤，只管它叫什么“黑石头”。后来人們就发现它可燃燒，就小形挖掘来作取暖和燒陶器用。可是挖“黑石头”的人們越来越多了，有的地方挖成鍋底形的坑，有的地方挖成沟渠形；有两个地方挖成有井口那么大的两个深洞……当时这样挖，煤并没挖出多少，只是挖出微微无几点煤，留自己用。人們是非常高兴的，可是喜欢沒有多久，就有一个清朝三品官，真名叫佟么“王三老爷”的（名不曉）他是扶順千金寨的人。有一年回家給他老祖宗扫坟，正^是旧历清明节的时候。他神气活現，坐着小棚手子，到了千台山北坡去上坟，燒完了紙以后，他順便^{往东}走，就見在楊栢堡那里有人在挖“黑石头”。他就連想起一件事：“最近，京里不是有人上奏了乾隆皇帝要在这里开矿嗎？！啊——？若是真的在这里开了矿，那我家的坟說不定要搬家呀？！若真把坟毀了家，那不就破了風水了嗎？若破了風水，我这頂花翎（即官帽子上的花翎表示官的品級大小），不就要保不

住了嗎？不行，我得趕緊想個辦法，……”他想到這裡，急忙上了小棚車子叫仆人趕着趕緊回家……

過了些日子，果然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聖旨，說千台山根底下，地里有“一條黑龍”是由黑龍江鉆到扶順千金寨地底下的。并說什麼，通他的老陵（新賓永陵），是一條皇家龍脈。誰也不准再動一畝土。就這樣，自從乾隆說成是一條“皇家龍脈”下了一道不准動土的聖旨之後，從老陵到扶順的二百里以內，再也沒有人趕動一畝土了。皇家威嚇說：“誰要隨便私自動一畝土，破了皇家風水，若被發現，就有砍頭之罪。從那以後，這塊肥沃的地下豐富資源——煤炭，再也沒有人敢挖了。

後來，人們見到不知過去被前人所挖出的兩個井口大小的煤洞子，已瀰滿水，常年是綠陰陰的，周圍已長滿了很多芦荻草，人們就傳開了管它叫作楊栢“芦眼坑”。這兩個坑，每個里边有一間屋子大小，凡是上些年歲的在方園堡子住的人，都知道有這麼兩個“芦眼坑”。可是因年久確不知道它的來歷。

後來，這些豪紳顯官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所謂“風水”，竟大肆造謠言，傳說：有一年，有一個放牛的小孩，趕牛到坑邊喝水，牛不小心一失腳，就掉到坑里去了。等過了些時間，只見剩牛骨頭漂了上來；又傳說：用十盤大繩子試探，也沒夠到底。這就傳開了；他們說那里有“蟹大仙”，法名叫“蟹天保”，它在这里守護這塊^家地。這就引動了某些想升官發財的人。就把老人的坟墓遷移埋葬在那附近，說什麼：“能^生出官當一品，財發萬金”的子孫來。後來也有的人，明

的暗的，去到那附近找宝贝，可是誰也不敢再到“芦眼坑”的边上去了。说什么：怕得罪了“蟹家大仙”不是玩的。

就这样，自从~~乾隆~~的乾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后，这块地下煤炭资源丰富的土地，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間，中間隔了一百二十多年，再沒有一个敢到那里去挖煤。后来，到一九〇一年时，当地的地主、土豪劣紳們，因着这是一笔大财，便一再上奏乾隆第四代的皇帝太后——慈禧太后，当朝不知受了多少賄賂，发了多少阴财，偷偷的撕了那道圣旨，批准开采。但是开采不到二年，由于八国联军进北京，外寇分肥，煤矿就被帝俄填佔去了。在豪紳和帝俄开采的时候，那两个“芦眼坑”还在。后来，帝俄开采几年日本鬼子又紅了眼，日俄战争之后，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填佔去了。从此~~露天~~露天采煤区变为露天采煤区。

豪紳盜寶

范垂維

扶順露天礦这块肥沃丰富的中国地下煤炭資源，自一七八一年清朝乾隆皇帝下了一道禁采旨意之后，迄一九〇一年，足足禁閉了一二〇多年。一八九四年間，发生了甲午战役后，因清朝政治腐败，打了败仗将辽东半島割給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帝俄一看，眼紅嘴饞，就立即勾結帝国主义德国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島。从此，东北的經濟权利就被帝俄填佔去了；不但东北如此，那时就連中国的唐山煤矿，也被可恥的英帝国主义填佔开采。这时东北的扶順地下肥沃的煤炭，虽仍在禁采，但由于在当时那种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勢力的促使下，扶順当地的土豪劣紳心想：这块肥美的地下資源是再也找不住了。于是，他們就趁機而乘，进行盜取人民的財宝入私囊的活动。

那时，扶順的“千層寨”，当时有几家豪紳，其中最有力的是老鄧家，都叫他們鄧家大院。他們有东西两个大院，都是五間青磚瓦的四合套瓦房，住在堡子东头。他們的房产很多，有錢有勢，吃穿的那就不用說了。东院住着鄧彭年，西院住着鄧三华，他們俩是叔伯弟兄，都抽大烟，每天竟是吃喝玩乐。一天真是猪一样，吃饱了啥事不作，但比猪还强一点，干什么呢？那样享受还不意足，每天想发点橫財的鬼主意。

于是就在一九〇一年春节后的一天，鄧彭年吃完了早飯，抽完了大烟，起来下地伸了伸懶腰，嘴里一边吧哒大烟的香味，一边走到客間里，把板子大櫥后襟一掀，坐在紅黑炕

亮的鉄梨木太师椅子上。腿子宋来宝早已准备好了水煙袋，从外边端进来。一边走一边哈腰点头笑呵呵的对着邵彭年：“老爷，抽水煙吧。”

“放桌子上吧。”邵彭年眼皮一撩，連看都不看一眼。来宝将水煙袋輕輕的放在茶桌子上，又給倒了一杯茶，完了轉身走出了客間。

邵彭年拿起了水煙袋“吱嘎吱嘎”的抽开了。一边抽一边凝視着前方玻璃窗出神：“千^金家，除了属我們老邵家就是老王家，这玩艺不能坐着乾吃老底呀？得想想办法让我們的財舍比老王家再强一些才好。啊，昨天标命先生說的对啊，說我今年五十八岁有偏財之运。对呀，怪不得他媽这两天睡覺老夢着发大水。对，年前去北京回来的人說：‘八国联军和慈禧老佛爷要訂立条約啦。’我們这块地方恐怕要归俄国管。好，別的先不用說，楊栢堡河西的那块地下煤炭資源，我得先吃掉，別让王家抢了去。先下手为强，得赶快好好干他一场。”想到这里，他“吱溜”喝了一口茶，完了又想了想各方面的問題……，倏然表现出高兴的神色，把水煙袋放在茶桌子上喊：

“来宝，——”

“来了，老爷。”

“你去西院把三老爷請来。”

“是。”

来宝轉身大步走向西院，不多时，邵三华来到东院他大哥的客間。这个人那时約五十多岁，細高条大个子，长瓜脸、大颧骨、沾点黃白淨子，长着不几根断棵小黃鬍子，头代

大红疋面青緞子小帽头，身穿貂皮皮襖，外套宁綢青馬褂，穿着一双青緞子面棉鞋。他一迈进客間門檻，就对着邵彭年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問了安。邵彭年也欠了欠身，还个礼，就託邵三华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来宝馬快的将水煙袋端了去，放在桌子上，說了一句：“三老爷抽煙。”随手递过了火紙，又給倒了兩碗茶水。

邵三华点着了水煙袋，抽了几口煙，对着邵彭年說：

“大哥，把我找来有事嗎？”

“是，啊——有一件事須和你核計。”

“什么事？你說吧。”

邵彭年深深喝了一口茶，抻了一下腰“咕嚕”嚥了下去說：“我打祿把东南千台山底下的煤挖出来，那不是大发財源嗎？”他說完，以高兴的面孔等待着邵三华回答。

邵三华听了，又慢慢地“吱嚕吱嚕”抽了几口煙，費了一番思索才回答說：

“事倒是好事啊，就恐怕……”

“恐怕什么？”邵彭年着急的問。

“那还不是想当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不准动的旨意嗎。恐怕不行吧？”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可是只从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跑了，听说快要訂条约啦，我看唐山已經被英国开煤窖了，扶順这块肥肉我們得先吃掉。我想：咱們先往北京运动一下，或許能行呢。要是成了，那咱們不就財发万斤了嗎？”邵彭年对着邵三华眨着大眼珠子，越說越有劲，

越有勁越高興。

“提起開煤窯這事倒是好事，可是我們都外行呀，又得先拿出一筆墊補，弄好了、好，著是弄精了怎麼辦那？”邵三華又同意又害怕地說。

“不要緊，我有辦法。你不知道劉善帝嗎？他過去在唐山干過幾天，後來就當劊子去了，他現在在咱們這住開，他倒是個好幫手。至于先拿墊補那是自然的，~~魚~~魚還得下點魚食呢，何況這個，~~路~~路不出~~路~~路套不住狼啊。沒事，老三，放膽，一定能干成。”初彭年解釋的說。

“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大哥你要好好考慮一下。”

“是，正因為不是小事，才找你核計，我看你也入一份股，咱們兩合伙干他一劫，這真是一本萬利呀，也叫一舉兩得呀。”

“怎麼？一舉兩得呀？”邵三華有點懷疑的問。

“可不是怎麼的，煤窯開好了，我們更有花的了。”說着向邵三華湊了湊，賊溜溜的兩支大眼向外撇了撇，完了用雙手捂着嘴，對着邵三華的右耳朵低聲“噓噓”的說：“老王家的故，不是在千佛山北坡底下嗎，我們報礦界的時候，完全報到里边。那時煤窯一開，他家的風水不就遷了氣啦嗎，以後千金囊不就屬咱們老邵家啦嗎。”邵三華一邊听一邊不住的直點頭，嘴里還直：“噓、噓……”臉上立刻現出得意的笑。

他們哥兩默默的核計完了，邵三華已被打動了心弦。又談了些別的……完了兩人回到屋里，倒在炕上，又“噓噓噓……”抽起了大煙。不一會過足了大煙癮，仆從信將熱呼

呼的珍饈美味的飯菜端了上來，邵彭年留邵三華吃完了晚飯，才回去。……

時光如箭，三個多月過去了。這時正是舊曆四月天，氣候很溫和，大地萬物皆綠，松花剛剛開過，柳絮又將紛飛的時候，邵家東院客廳里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邵彭年，另一個是劉善齋。只听劉善齋對邵彭年說：“自打打劫前去北京，就到王承堯老爺那啦，他對將來的意思說：‘事一定能成，你別着急，先等等’。完了我就將书信和礼物送給他老人家，他又說：‘你暫時就在我家先住着吧’。后来，我在他家住約有兩個來月，在一天晚上，他把我找到了他的房間，對我說：‘一切事情都辦好了，你回去向邵彭年說：事情已經過李中堂（指李鴻章）向慈禧老太后密奏批准啦，據李中堂的意思叫我當經理，擬定的權宜叫‘華興利公司’；他又說：‘矿照在我這里，你先回去報信，并要作好一切筹备工作。我過些日子，把家里事接排接排再去。’完了我就這樣回來了”。他說完順手從怀里掏出來一封密啟信給了邵彭年，邵彭年接過看了看信皮，沒打開看就揣在怀里。完了仍和劉善齋談論着，他們又談論了一陣筹备開煤窑的事兒，他們初步確定了一個邊框。完了，劉善齋回到東廂房自己住的屋去了……邵彭年急忙回到自己屋子里在燈下拆開了密啟信，一看，原來是：“辛丑條約已經訂立，李中堂將邵彭年請求開矿之事已由中堂向慈禧老太后面奏。并說這是对老佛爺的孝敬……李中堂這樣一說，正打動了慈禧老太后的心坎。但西太后不敢大面上下旨，怕得罪了外國洋人，她就偷偷地告訴了李中堂打那么點算啦”。邵彭年將信看了又看真，

是如获至宝，喜形于色。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邵彭年就打发来宝去西院把邵三华叫了进来。邵三华走进了客间一看，邵彭年已坐在那里等候呢。还没等邵彭年告诉他，他已等三个多月，早就着急了。刚坐下就先开口问上了邵彭年，说：“大哥，事情倒怎么样啊？怎么好几个月音信皆无呢？恐怕要砸锅了吧？！”

“咳——咳，没有根据怎么能说砸锅呢？来，这有点东西你先看看。”邵彭年说着从贴身的衣服兜里把信掏出来递给邵三华，邵三华把信抽出来一看，边看边点头说：“原来如此呀，好吧，咱们就开始铺排吧，过几天王经理来了再继续进行，省得事情搁一块忙到人，这回讲不了啦，先拿出垫补吧。”

他说完，邵彭年接着说：“那是当然的喽，这叫作‘一文去百文来’呀，过了三年二载，大批的现钱还不都是我们老邵家的吗？”他说着站起来，~~搭了搭~~胡子，表现着象似财宝到家，喜气盈门的怪样。“嘿嘿……”的窃笑了几声，邵三华也随之应乎伸出了可耻的大拇指，说：“真他妈顺当，这回活该我们发财呀，这事若在过去那能办到呢？”“哈哈哈哈哈真顺当”。他两各自说完，对视大笑了一阵，随后就分头开始张罗起来筹备开煤窑的事情。

过了不几天，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王承宪来到了扶顺。这天，老邵家就象待“钦差”似的，把他迎到正上房，~~上房~~，什么下马酒啦，迎风酒啦，广烟土啦，金絲水烟絲啦，龙井茶啦，高等香片啦，鼻烟壶啦……等等很多各式各样的排场，真是应有尽有。王承宪到屋一看，嘴不说，心里倒

是滿意，就稍微点了点头，坐下了，打开了京腔，說：“劳您費心，这样款待，实在~~叫俺~~过意啊。”邵彭年赶紧陪笑說：“那里，实在不够，慢着，这是些煩小事，不成什么~~恭敬~~，請王經理屈尊些吧。”他們~~宾主~~双方虛情假意的客气了一番，就开始用餐了……。

吃完了飯，邵彭年本想和王承堯核計核計事情，但又一想，人家是从北京大老远来的，又是刚刚到来不久，怎么好馬上就談呢，應該让人歇歇才对呀！于是他和王承堯~~越路~~談京里的情况，完了，就~~让~~王承堯安歇了……。

在旧历五月二十，年兴利公司的招牌，高高的~~挂~~在老邵家东院的~~厦門~~东面明柱上。財东是邵彭年和他叔伯弟弟邵三华，王承堯当然也入了股，还有几家小地主也入了股份，都是老邵家的近亲，~~别人~~是高攀不上的。

不几天就开始掘煤窖了。刘善~~善~~当把头，这小子不怪他当过胡子，干了不少天，工人都恨他，管他叫黑脸把头。这小子道眼毒怪，上須下压，一肚子坏水。他們是在老楊栢堡河西南山根底下挖开了第一个坑口，开始工人仅有几十名，大半都是当地人。后来，他們逐渐又从关内召来了一些人，随之工人就逐步增加到一百几十名。他們完全是利用土法开采，看那里有露头煤，他們就开它一个洞子。刨煤是用尖鎬，装煤用大板~~铁~~，背煤用~~扁担~~条筐。工人们一天手提着“豆油灯虎子”，一筐一筐的从煤洞里往上背。每一筐煤足有一百七十到二百来斤重，工人都累得弯着腰，满头大黑汗，汗水流多了，流到眼睛里，~~重~~的流，用手一擦满脸烏黑。后来，从人們嘴里就傳出来叫“煤黑子。”但那些不知当时工人苦处的